

LE PETIT CHOSE

[法国]都德 著 桂裕芳 译

小东西



A. DAUDET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LE PETIT CH

1325365

[法国]都德 著 桂裕芳 译

小东西

IS65.44
D808-20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东西 / (法) 都德 (Daudet, A.) 著; 桂裕芳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8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le Petit Chose
ISBN 7-80657-133-7

I. 小… II. ①都… ②桂…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2922 号

书 名 小东西
作 者 [法国]阿尔丰斯·都德
译 者 桂裕芳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Jeau Claude Lattès, 1988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W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75
插 页 2
字 数 177 千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133-7/I·123
定 价 (普及本)7.3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中国读者也许对法国作家阿尔丰斯·都德的名字并不感到陌生，因为凡是上过小学的人一定读过他写的《最后一课》。它篇幅不长，文字朴实无华，却以真挚感人的爱国热情令读者难以忘怀，仿佛听见都德一颗赤诚的法国心在怦怦跳动。这正是都德作品的特点：以情动人。

阿尔丰斯·都德于一八四〇年五月十三日出生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尼姆城。这座城市在古罗马帝国时期曾辉煌一时，至今仍保存不少古罗马遗迹。附近地区盛产桑树，丝绸业比较发达。都德的父亲经营一家丝绸披巾厂。母亲是大家闺秀，生有十七个儿女，夭折了十三个，因此常常以泪洗面，向上天哭诉，并阅读大量书籍以求得安慰。一八一五至一八四八年在法国是经济倒退的时期。一八三〇年上台的大资产阶级国王路易·菲利浦既与正统派的贵族僧侣斗争，又与主张共和的小资产阶级斗争，政局不稳，处于经济危机中的社会动荡不安。都德父亲的工厂也不太平，工人罢工，两次火灾，加上受一位马赛客户的蒙骗，工厂只好宣布倒闭，全家人背井离乡，去里昂另谋生计。都德在里昂继续上学，但备受歧视，因为有钱人家子弟穿的是上衣，而他只能像工人孩子一样穿罩衣。老师也不喜欢这个近视眼的穷孩子，不屑于称他的名字，只是叫他“小东西”。这便是都德的童年——不幸的童年。

都德十五岁时便不得不独立谋生，在一所学校当学监，备受虐待和蔑视。两年后在哥哥欧内斯特的帮助下去到巴黎，靠抄写书稿为生，生活极为艰苦，但对文学的兴趣丝毫未减，充满幻想的浪漫气质一如既往。一八五八年，都德发表诗集《恋爱的女人们》，获得好评，开始为几家报纸撰稿，与此同时他当上了一位公爵的三等秘书，这个职位使他的生活稳定下来。一八六二年他与别人合写的剧本《最后的偶像》在奥代翁剧场上演，此时他又发表了戏剧集。但真正奠定都德文学地位的创作还是自一八六四年开始。

一八六四年，他离开阴沉沉的巴黎，回到阳光灿烂的故乡普罗旺斯，与著名的普罗旺斯诗人米斯特拉（一九〇四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交往，这位被诗人拉马丁誉为“今日真正的荷马式诗人”给都德最大的启迪是：写普罗旺斯文学。于是都德在普罗旺斯住下来，熟悉和观察那里传统的家庭、风土人情、语言习惯、人们的眼泪和微笑，运用抒情散文式的笔触讲述一个个故事，发表在报刊上，一八六五年结集成册，取名为《磨坊文扎》。它充分显示了都德作为南方短篇小说作家的才华与魅力。其中一篇以后被他改写为三幕剧《阿尔城的姑娘》，曾在奥代翁剧场上演，后又被音乐家比才配乐。

一八六七年都德结婚。妻子是位曾写过诗的才女，婚后成为都德在创作上的密友与第一位读者。

一八六八年，小说《小东西》问世，扩大了都德的读者群。一八七二年的《达拉斯贡的达达兰》使用了拉伯雷式的夸张手法。主人公自命不凡，自认为是狩猎英雄，但由于无知、笨拙与傲慢，闹出了不少笑话。行文中的风趣和诙谐活脱脱地表现了南方人的气质。一八七三年都德又发表了以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为题材的短篇集《月曜日故事集》，其中不乏名篇，《最后一课》即是该集的第一篇。

此后他几乎每年发表一部作品，其中大部分为巴黎风俗画，涉及各个阶层，例如工商界（《小弗莱蒙与大黎斯内》，一八七四）、工人（《雅克》，一八七六）、政界（《努马·卢梅斯当》，一八八〇）、学生（《萨芙》，一八八四）、文学界（《不朽者》，一八八八）等等。

一八八四年都德患脊髓炎，痛苦异常，在进行水疗的同时，如实记下病情的发展，并仍笔耕不倦，发表了《塔拉斯贡港》、《小堂区》、《家庭赡养者》等等，而且从不错过任何一场戏剧首演式。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在饭桌上谈论次日即将进行的戏剧彩排时，骤然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都德在创作上的座右铭是“根据自然”，他与自然主义大师、他的同龄人左拉过从甚密。他笔下的人物大都有其生活原型，或是由他本人直接从生活中撷取，或是通过他人（包括他妻子）的讲述，然而他不属于自然主义流派，因为他在观察时并不像左拉那样理智、冷静和客观，而是带着感情的色彩。他的风格在不同作品中也有所不同，例如《小弗莱蒙与大黎斯内》就更像戏剧，《萨芙》中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但总的说来，他笔下的世界具有富于人性的温和色彩，一边是善、美、真和弱者，一边是恶、丑、假和强者，而他无论是在赞美还是在批判时都带着揶揄的微笑。

长篇小说《小东西》是半自传性的作品，以主人公第一人称的自述

为主,也插入叙述者的第三人称。故事很简单,不涉及重大的社会内容,也没有哲学思考,讲的只是小东西的遭遇。前半部是都德本人的经历,其中痛苦多于欢乐,眼泪多于微笑;后半部除了哥哥雅克以外,全部是虚构的。不纯的情爱与纯洁的爱情构成了冲突的主线(和《萨芙》一样),前者使主人公丧失了尊严,成为可笑的玩物,后者使他恢复自尊与自信,为重整家业而努力。作者所表达的家庭伦理观十分鲜明:只有纯洁的爱情才能建立健康的家庭,而家庭亲情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这是初涉世事时幼稚可笑,甚至想入非非的主人公从亲身经历中得出的感悟。

都德凭着得天独厚的敏感气质,用清新明快的文字描写一个个场景和氛围,一切都显得那么温情,字里行间跳动的是一颗敏感的心,难怪都德曾自称为“奇妙的感觉机器”。

桂裕芳

献给保尔·达洛兹^①
以表示我的感激与友情

阿·都德

① 疑为成立于一八二四年的达洛兹出版社的家族成员。

目 次

译序	1
----------	---

上 篇

一	工厂	3
二	巴巴罗特	8
三	他死了！为他祈祷吧！	13
四	红本子	17
五	谋生	24
六	小班	31
七	讨厌的学监	37
八	黑眼睛	43
九	布夸朗事件	49
十	糟糕的日子	54
十一	我的好友剑术教师	57
十二	铁环	63
十三	维奥先生的钥匙	70
十四	巴蒂斯特舅舅	73

下 篇

一	我的胶鞋	77
二	圣尼齐埃教堂神父的推荐信	79
三	母亲雅克	85
四	讨论预算	87
五	白咕咕和二楼的女士	93

六	皮埃罗特的故事	98
七	红玫瑰和黑眼睛	106
八	鲑鱼巷里的朗诵	111
九	你将来要卖瓷器	123
十	伊尔玛·博雷尔	130
十一	糖心	136
十二	托洛科托蒂尼昂	146
十三	劫持	151
十四	梦	158
十五		164
十六	梦的结束	169

上 篇

工 厂

一八……年五月十三日，我出生在朗格多克地区的一座城市里。和法国南方的所有城市一样，那里阳光充足，尘土也不少，还有一座加尔默罗会修道院和两三处古罗马建筑物。

我父亲埃塞特先生当时做头巾生意，在城门口有一家大工厂，工厂的一角还有一栋住所，这座可爱的住所坐落在悬铃木的浓阴之中，与作坊车间隔着一座大花园。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也是在那里度过了我生命中惟一美好的幼年时光，因此，花园、工厂和悬铃木在我那充满感激的记忆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当父母破产，我不得不和这些东西告别时，我真是依依不舍，仿佛它们是人。

我首先必须说，我的出世没有给埃塞特商号带来好运。厨娘老阿努后来常常对我讲，当时我父亲正出差在外，他同时得知两个消息：我的出生和一位马赛客户卷走了四万多法郎后销声匿迹。埃塞特先生既高兴又沮丧，不知该为马赛客户的逃跑而哭泣呢还是为小达尼埃尔的光临而高兴……应该哭泣，亲爱的埃塞特先生，应该双倍地哭泣。

的确如此：我是父母的灾星。从我出生时起，难以想像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最初是马赛客户，接着是一年里发生了两次火灾，然后是织机女工闹罢工，然后是和巴蒂斯特舅舅的不和，然后是与颜料商那场劳命伤财的官司，然后，最后是一八……年的革命，它给了我们致命的一击。

从此刻起，工厂陷入困境，车间里的人逐渐稀少，每个星期都有一台织机停转，每个月都减少一张印花台面。眼看着生命慢慢地、日复一日逐渐地离开我们的工厂，仿佛离开病人的身体一样，这真叫人难过。有一天，人们不再去三楼的大厅了，另一天，院子尽头的门被封闭了。这种情景继续了两年，在两年中工厂奄奄一息。终于有一天，工人们不来了，车间的钟不敲了，井上的转盘不再吱嘎作响，用来漂洗织物的大池子里的水纹丝不动，不久以后，整个厂子里只剩下埃塞特先生和太太、老阿努、哥哥雅克和我，还有稍远处看管车间的门房科隆布和他的

儿子小红崽。

完了，我们破产了。

那时我六七岁，体弱多病，因此父母不想送我去上学。母亲只教我读和写，以及几个西班牙字和两三首吉他曲子，由于弹吉他，我在家里被视为小神童。这种教育体制使我从来不跨出家门，因此我目睹了埃塞特商号濒死时的种种细节。我承认自己对那副景象无动于衷，甚至觉得破产倒闭也有令人十分愉快的一面，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整个工厂里蹦蹦跳跳，而从前有工人上班时，只有星期天我才能这样做。我很认真地对红崽说：“工厂现在属于我了，它是给我玩的。”而小红崽也信以为真。这个小傻瓜，我说什么他都信。

然而，在家里，并非所有的人都如此轻松地对待这次溃败的。埃塞特先生突然变得很可怕；他性格外向，容易激动、暴躁和夸张，动不动就大吼大叫和摔东西，但人品极好，只是喜欢动手，言语粗鲁，非得使周围的人胆战心惊不可。厄运没有使他灰心丧气，反而使他脾气更大。从早到晚，他始终怒气冲天，这团怒火不知向谁发泄，于是便针对一切，太阳、干燥的风、雅克、老阿努、革命，呵！特别是革命！……听父亲的口气，给我们带来麻烦的这场一八……年的革命就是专门针对我们的。革命党在埃塞特家里当然不会被奉若神明。天知道我们当时是怎样议论这些先生的……他们是父亲的眼中钉。即使在今天，每当埃塞特老爸爸（愿上帝别夺走他）感到痛风病发作，艰难地在长椅上躺下时，我们还听见他皱着眉头说：“呵！这些革命党！……”

在我谈到的那个时期，埃塞特先生还没有得痛风病，破产的痛苦使他变得可怕，谁也不敢靠近他。每两个星期就得给他放两次血。他周围的人都噤若寒蝉。饭桌上，我们要面包时也压低声音。我们甚至不敢在他面前哭泣，所以，他一走开，整个屋子便是一片呜咽声；母亲、老阿努、哥哥雅克，还有来探望我们的另一个当神父的大哥，所有的人都呜咽起来。母亲是因为看到埃塞特先生不幸而哭，这可以理解；神父和老阿努是因为见到埃塞特太太哭而哭；至于雅克哩，他比我只大两岁，年纪太小还不理解我们的不幸，他哭是出于需要，为了取乐。

哥哥雅克可是一个古怪的孩子！他真有流泪的天赋！从我记事时起，他总是两眼发红、泪流满面的。傍晚、清晨、白天、黑夜，在教室、在家中、散步时，他总在哭，无处不在哭。人们问他：“你怎么了？”他一面抽噎一面回答：“没事。”而奇怪的是他的确没有事。他哭泣就像我们擤鼻涕一样，只不过更频繁而已。有时埃塞特先生很恼火，对我母亲说：

“这孩子真可笑，你瞧瞧他！……真是一条河。”埃塞特太太温柔地回答说：“有什么办法呢，朋友。等他长大就好了，我像他这么大时也是这样。”雅克一天天长大，甚至长得很大了，但这一点依然如故。这个古怪孩子无缘无故地泪如雨下的怪癖甚至越来越厉害，因此父母的伤心事对他来说倒是好运……他成天尽兴地哭，没有人来问他：“你怎么了？”

总之，对雅克和我说来，破产也有它可爱的一面。

我可是十分快乐。再没有人管我了。趁此机会，我整天和红崽去荒寂的车间里玩，我们的脚步声在那里回响，就像在教堂一样，我们还去小径上长满野草的、被废置的大院子里玩。看门人科隆布的儿子小红崽是个胖男孩，约十二三岁，体壮如牛，像狗一样忠心耿耿，像驴一样蠢头蠢脑，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一头浓密的红发，因此才得了红崽这个别名。不过，我要告诉你们，在我眼中，红崽并不是红崽。他一会儿是我忠实的星期五，一会儿是野人部落，一会儿是反叛的船员，总之我愿意他是什么他就是什么。那时我自己也不叫达尼埃尔·埃塞特了，而是那个身穿兽皮的怪人，我刚读过他的遇险记，我就是鲁滨孙主人。多么甜蜜的狂热！晚上吃过饭后，我重读《鲁滨孙漂流记》，熟记心中，白天我就扮演他，演得如醉如痴，周围的一切都被我纳入戏中。工厂不再是工厂，而是我的荒岛（呵！多么荒凉！）。水池成了大洋，花园充当原始森林。悬铃木上有一堆蝉，它们也是剧中人物，只是不知道罢了。

红崽也没想到他的角色如此重要。如果有人问他鲁滨孙是谁，他准会张口结舌。但我要说他演起来时全心投入，就模仿野人的吼叫声而言，没有谁能比得上他。他是从哪里学来的？我不知道。他从喉头深处发出野人的吼叫，一面摇晃着那一头浓浓的红发，最勇敢的人见了也会发抖。我本人，鲁滨孙，有时也心惊肉跳，不得不低声对他说：“别这么大吼，红崽，你吓着我了。”

红崽对模仿野人吼叫十分在行，不幸的是，他对街头顽童的粗话和凄神的话更是在行。我一面玩，一面也学会了他那些词，于是有一天，在饭桌上，我也不知道怎样从嘴里蹦出一句可怕的脏话来。一片愕然！“你是从哪里学来的？在哪里听见的？”这可是件大事，埃塞特先生立刻说要送我去管教所，当神父的大哥说首先得送我去忏悔，因为我已经到了懂事的年龄。于是他们领我去忏悔。这事可不简单！我必须从意识的各个角落里搜集出一大堆在那里待了七年的小孽种。多么繁重的工作！我有两夜没有睡觉，因为有一大筐见鬼的罪孽，我将小罪放在最上面，但也没用，其他的罪也能看见。我跪在小橡木橱里，将这一切告诉

方济各会的改革派神父，感到自己会因恐惧和羞愧而死去……

结束了。我不再和红崽一起玩。我现在知道，圣保罗说过，神父也告诉过我，我知道魔鬼像狮子一样时时在我们身旁转悠，*quocrens quem devoret*^①。呵！这个 *quocrens quem devoret* 给我留下多么深的印象！我也知道这个诡计多端的魔鬼随时改头换面来引诱我们，于是我认定它藏在红崽先生身上，好让我说亵渎天主的话。因此，我一回到工厂就告诉星期五此后他不要来了。不幸的星期五！这项专横的命令使他十分伤心，但他毫无怨言地听从了。有时我看见他站在门房门口，靠车间那个方向。他忧愁地站在那里，一发现我在看他，便傻傻地摇晃着红色头发，发出最可怕的吼声来打动我。但是他越吼叫，我便离他越远。我发觉他真像那头著名的狮子在寻找人。我对他喊道：“走开！我厌恶你。”

红崽这样吼叫了几天。后来有一天，他父亲被他在家中的吼声吵烦了，打发他去学手艺的地方吼叫，此后我再没有见到他。

我对鲁滨孙的热情丝毫未减。正巧在这个时候，舅父巴蒂斯特突然玩腻了他那只鹦鹉，将它给了我。它便替代了星期五。我将它放在一只漂亮的笼子里，放在我过冬小屋的深处，于是我比从前更是鲁滨孙，整天和这只有趣的飞禽单独相处，教它说：“鲁滨孙！可怜的鲁滨孙！”你们想得到吗？巴蒂斯特舅舅因为受不了鹦鹉的喋喋不休而将它送给了我，但到了我这里它却一直不声不响，就连“可怜的鲁滨孙”也不说，我没法让它说一个字。尽管如此，我很爱它，十分细心地照料它。

我和鹦鹉就这样生活在严峻的孤独中，直到一天早上发生了一件极不平常的事。那天我很早就走出小屋，全副武装地去我的岛上探险……突然间，我看见三四个人朝我这边走来，一面指指划划，一面大声说话。公正的天主呀！有人来到了我的岛上！我刚来得及躲到一丛夹竹桃后面，而且，不瞒你说，趴在地上……那几个人从我旁边过去了，没有看见我……我好像听出看门人科隆布的声音，它使我稍稍放心，但这也不管用！等他们一走远，我便从躲藏处出来，远远跟在后面，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事……

这些陌生人在我的岛上待了很久，仔仔细细地从这头看到那头。我见他们走进我的山洞，用手杖探探我的海洋有多深。他们时不时地站住，东张西望……我就怕他们发现了我的住所……老天爷，那我会怎

① 拉丁文。出自《圣经·新约》彼得前书第五章：“如同吼叫的狮子……寻求可吃的人。”

么样！幸好没有出事，半小时后他们便走了，根本没有想到岛上有人住。他们一走，我便跑进一间小屋里闭门不出，一直在想这是些什么人，他们来做什么。

他们来做什么，唉！……很快我就知道了。

晚饭时，埃塞特先生郑重地宣布工厂已经卖出去了，一个月内我们全家去里昂，以后就住在那里。

晴天一声霹雳。天似乎塌下来了。工厂被卖出去了！……怎么！……那我的小岛、山洞和小屋呢！

唉！小岛、山洞、小屋，埃塞特先生把它们都卖出去了；我不得不离开这一切。老天爷！我流了多少眼泪！……

在一个月里，家里人给玻璃镜和餐具打包，我独自在亲爱的工厂里走来走去，满怀忧伤，你们会想我再没有心情来玩了……呵！不！……我去到每个角落里坐下来，瞧着四周的东西，和它们说话，就仿佛它们是人……我对悬铃木说：“再见了，亲爱的朋友们。”对水池说：“结束了，我们再也见不着了。”花园深处有一株石榴树，美丽的红色花朵在阳光下怒放。我哽咽着对石榴树说：“给我一朵花吧。”它给了我。我将花贴在胸前作为纪念。我很忧愁。

然而，在这种痛苦中，有两件事使我开心，首先是我想到能坐船了，其次是家里允许我把鹦鹉带走。我对自己说，鲁滨孙也是在有几分相似的情况下离开孤岛的……这给我勇气。

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埃塞特先生一星期前就去了里昂，先将笨重的家具运去，因此我和雅克、母亲和老阿努一起走。当神父的大哥不走，但将我们送到博凯尔驛车站，守门人科隆布也来送行。他推着一辆装满箱子的双轮车走在我们前面。神父大哥挽着埃塞特夫人的手臂走在他后面。

唉！可怜的神父，从此我再没有见到他！

走在他后面的是老阿努，一手提着一把蓝色的大伞，一手牵着雅克，雅克很高兴去里昂，但仍然在呜咽……最后，走在末尾的是达尼埃尔·埃塞特，他庄严地提着鹦鹉笼子，一步一回头地看着亲爱的工厂。

这行人渐渐走远，石榴树尽力伸出花园围墙，好再一次看看他们……达尼埃尔·埃塞特激动不已，偷偷地用指尖向所有的石榴抛去亲吻……

一八〇〇年九月三十日我离开了我的岛。

二

巴巴罗特^①

呵，童年的事物，你们给我留下多么深的印象！罗讷河上的航行仿佛是昨天的事！我还能看见那条船、乘客和船员，我还能听见转轮声和汽笛声。船长叫热尼埃斯，厨师领班叫蒙泰利马尔。这些事是忘不了的。

船航行了三天。这三天我都在甲板上，只有吃饭睡觉时才下来。其余的时间我走到船头靠船锚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大钟，进港时就敲钟。我坐在钟旁那一大堆缆绳中间，将鸚鵡笼放在两腿间，向四面观望。罗讷河很宽，几乎望不到边。可我愿意它更宽，愿意它的名字是海洋。阳光灿烂，水波碧绿。一些大船顺流而下。一些内河船船员骑着骡子从我们旁边涉水而过，一面还唱着歌。有时，我们的船沿着一个长满灯心草和柳树的、草木茂盛的小岛行驶。我心里想：“呵！一个荒岛！”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它……

第三天傍晚，我以为要来暴风雨了。天空突然阴暗下来，河面上起了浓雾，人们在船头点燃了一盏大灯，面对这么多征兆，我真的开始激动起来……正在此时，我身旁有人说：“里昂到了！”那只大钟也同时敲了起来。里昂到了。

在浓雾中，我隐隐约约看见两岸上有灯光闪烁。我们驶过一座桥，然后又是一座桥，船上的大烟囱管每次都深深弯下来，吐出一阵阵呛人的浓烟……船上乱哄哄的，旅客们忙着找自己的箱子，水手们在暗处滚动木桶，一面说着粗话。下雨了……

我急忙去船尾找母亲、雅克和老阿努，于是我们四个人挤在阿努的那把大伞下面，这时船正靠岸，乘客开始下船了。

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埃塞特先生来解救我们，我们是永远也出不来的。他摸索着朝我们走来，一面喊道：“什么人？什么人？”我们听见这

① 这是南方对一种黑色大昆虫的称呼，北方称为蟑螂，学名为蜚蠊。——原注